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八十九

宋 謝維新 撰

蟲豸門

蛇

格物總論

蛇按本草山海經爾雅等書腹行數種或青或赤或黃或白或黑或白黑相間或金色或銀色或黑質白章或方勝白花紋又有頭斑而身赤者有青黑色者有大僅如指者有兩頭者有人面者有當中有約頭毒尾良者有形似鱧魚頭若鼉頭尾圓無鱗者有逕三二圍長十許丈而能吞鹿者

有博三寸首大如擘有牙最毒者又有細頸大頭色如文綬紋紋間有毛如猪鬛鼻上有針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也然本毒蟲有無毒者本鱗蟲有無鱗者鼻本皆向下而有鼻向上生者猶未也有所謂蝮有所謂虺有所謂帶有所謂蟒有所謂螣蛇螣蛇龍屬能興雲霧蟒蛇中最大者故曰蟒玉帶小蛇也虺與蝮又自一種蝮黃黑色黃頷尖口毒最烈虺形短而扁毒不滅於蝮今一種形一類於蛇浮游水上不傷人其名曰蛇婆

此蛇之大畧也

事類

呑象 巴蛇丨丨三歲而出其骨山海經又一蛇丨丨蛇大若何楚辭

呑鹿 蚺蛇長十丈嘗丨丨鹿消盡乃繞樹出骨本草注藥性論

蚿憐 丨丨丨丨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莊子

蝍蛆甘帶 蝍丨丨帶注蝍蛆吳公也小蛇蝍蛆喜食其眼莊子

崑崙蛇 丨丨丨山周三萬里丨繞之三周長九

萬里志中記

常山蛇 率然者丨丨之丨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孫子

鸛鳥食 巴之蛇百類云云丨丨能丨其小者元稹集

吳公禁 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丨丨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草中便有蛇也吳公見蛇能以氣丨之蛇即死

雄黃辟 昔負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丨丨而蛇皆去並抱朴子

驅蛇放菹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云云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丨丨龍而丨之丨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孟滕文公下

夢蛇生女 斯干宣王考室也吉丨維何維虺維丨大人占之維虺維蛇女中之祥乃丨丨丨子載寢之地詩

蛇鬬南門 內蛇與外丨丨於鄭丨丨中內蛇死六年而鄭厲公入殺鄭子中繻曰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棄常則妖興也左

蛇出泉宮 有丨

丨丨丨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遂毀泉臺**蠥**注公以為丨妖所丨而聲姜薨故壞之左文十六

蛇傷肱 逆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丨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左成二年

畫蛇添足 見拙門

愚為蛇薦食 吳丨封豕長丨丨丨上國

生蛇禍女 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見 彼美余懼其丨龍丨以丨丨女敝族也左襄十二年

兩頭蛇 孫叔敖為兒時出遊丨丨丨丨殺而埋之歸泣白母曰兒聞丨丨丨丨者必死恐後人見乃殺而埋之母曰爾有陰德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除百禍汝無憂矣敖後為楚相列子

斬當道蛇 漢祖夜行至大澤中前行者還曰有大蛇當道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拔劍丨之後人至者見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丨丨今為赤帝子所殺嫗忽不見本紀

馮緄之祥 丨丨發綬笥有二赤蛇分南北

走卜云此吉祥也君當為邊將以史為名後果為大將軍遼東太守風俗通

竇氏之祥 竇武母產

武并蛇送之山林後母卒而蛇至以頭叩棺涕泣頃方去人以為｜｜｜搜神記

寄奴所射 宋武

帝微時伐荻新洲射大蛇長數丈傷明日復往聞杵臼聲覘數青衣童子擣藥問故荅曰我王為劉｜｜｜｜今合藥傅之帝曰王何神不致荅帝叱之皆散得藥時人因名此草為劉｜｜白氏帖

虞愿不殺

齊｜｜為晉安太守郡舊出蚺蛇膽可為藥有餉愿者愿不忍殺放三十里外經宿復來故處愿使送他處又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同上

見蛇垂頭

杜預為荊州刺史時有燕集大醉預閉窓獨眠外聞窓中嘔吐其聲甚苦有小吏開戶看之止｜床上有一｜｜｜｜床邊吐都不見人世說

夢蛇入腹

五代范延光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大｜自臍｜其｜半入而掣去之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

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由是頗蓄異志

如牛而吼 隋李密王世充領兵討之夜有斑蛇長丈餘向寢屋作聲｜｜｜執杖者斬之明日戰大潰匹馬歸國

逐鼠而驚 唐太宗屯柏壁常欲覘敵潛軍遠掠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登丘而睡俄而賊兵四面雲合會有蛇｜｜｜甲士｜起因見賊至遽白太宗遂俱上馬馳百步為賊所及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駭乃退當時以為神異

蛇垂楯上 魚朝議周詢知安州一日宴於園中園吏見大｜｜欄｜｜就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也于壽亦嘗言周詢於相法為蛇形

蛇盤鼓上 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憑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據｜｜不敢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為｜精並東齋記事

柳宗元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觸草木

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閭緣切）踠（於遠切）瘻（音漏）癘（音厲）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斬之者當其祖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音匐僵也）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虛嬌切亦作嚻）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犬不得寧焉吾

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昔嘗疑乎是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柳宗元宥蝮蛇文

吾悲夫天形汝軀絶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膂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恧其腹次且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含毒而趨志蘄害物陰蠹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蠹為蠙焉可得已凡汝之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咄舌搖尾不足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葺吾檻窒吾垣嚴吾扃俾與草不植而穴隙不萌與汝異塗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噫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

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為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恵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內令雖寬焉後則誰賚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詩集

螫手 蝮蛇昔｜｜壯士疾解腕楊貫

噴人 巴蛇千種毒其最褰鼻蛇掉舌翻紅焰盤身蹙白花｜｜豎毛髮飲浪拂泥沙欲學叔敖瘞其如多似麻元稹

大澤多 ｜｜｜龍蛇李

祆霧毒 越嶺南濱海武都西陷戎雄黃假名石鸊鳥遠難籠詎有蘩腸計應無破腦功巴山晝昏黑｜｜｜濛濛元稹

穴我居 二物｜｜｜歲月亦以老一朝雙擒獲蜿蜿出幽草安行兔噬齧敢望吐珠報已月不殺蛇昔賢有遺告張文潛所居堂後北廊下獲二蛇一小赤長二尺許一大黑長七尺圍四五寸尾可貫首盡放之

蚯蚓

格物總論　蚯蚓生乎土今所在平澤皐壤地中皆有之食細土白頸者是其老且大者也一名螳羌引反蚓一名蜸螬一名土龍一名螳螾一名曲蟺一名朐腮皆此物也其屎呼為蚓螻亦能應候而鳴

事類　蚓出孟夏蚯丨丨　蚓結冬至之日蚯丨丨並月令　飲黃泉夫蚓上食丨槁壤下丨孟　丨丨食細土其屎呼為蚓螻丨丨丨無砂石本草注　大如虹黃帝時螾丨丨丨世紀黃帝時見大螾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呂氏春秋　森如箭陳後主時隋軍至江蚯蚓盡出丨丨植丨陳氏水鄉蚯蚓土蟲象陳氏自稱土德盡出明頒其窟穴以曲歸直是歲隋平陳五行記　改為郡唐以開州

威山郡地多朐䏰

蟲丨丨朐䏰丨

東方虬蚯蚓賦 惟陰陽之播氣賔萬類以成形有微蟲之稟質應甲子而適生雨欲垂而乃見暑既至而先鳴乍遠延而鱔屈或宛轉而蛇行内乏筋骨外無手足任性行止物聲便曲徙進退而皓首竟不知其所欲東西詰屈南北黄緣上食塵塊下飲黄泉應軒轅土德之王入蔡邕勸學之篇具體甚微其用至專埴泥塗以自保觸鹽滋而困全豈造化之賦命信歸之於自然

歐陽永叔雜記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耶吾於是乎有感

詩集亦蟠鳴 蚯蚓在泥穴出縮常自盈龍蟠丨以丨龍丨亦以鳴自謂與龍比恨不頭角生螻蟈

似相助草根無停聲聒亂我不寐每夕但欲明天地且容蓄憎惡惟人情梅都官

獨清廉 囊壞大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王荆公

蝘蜓 附蝎虎

格物總論 蝘蜓似蛇着四足一名蜥蜴一名蠑螈一名守宮一名蛇醫一名石龍子一名山龍子有四種一大形純黃色為蛇醫母一名蛇舅母次似蛇醫小形長尾見人不動名龍子次有小形而五色尾青碧可愛名蜥蜴並不螫人一種喜緣籬壁形小而黑乃言螫人必死亦未嘗聞中人或名蛇師或名蝎虎或名蠑螈或又以為在草澤者名蠑螈在屋壁者名守宮也蠱家五月採之

事類

盂下守宮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乃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是非｜｜即蜥蜴上曰善注原父曰守宮即人家屋壁中蝘蜓蝎虎者是也此物惟在屋壁窓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爾前東方朔傳

甕內蛇醫

王彥威鎮汴夏旱李杞過汴因宴王以旱為言李醉曰欲雨甚易爾可求蛇醫四頭石甕二枚每｜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置於閒所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者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酉陽雜俎

蝎虎代以蝎虎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揷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蝎虎｜之入水即死小兒更曰寃苦寃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倦游雜記

詩集伺飛蟲　黃雞啄蝎如啄黍窓間守宮稱蝎虎閨中徼尾|||巧捷工夫在腰膂跂跂脉脉善緣壁陋質從來誰比數今年歲旱號蜥蜴狂走兒童鬧歌舞能銜渠水啗水雹便向蛟龍覔雲雨守宮努力搏蒼蠅明年歲旱當求汝披詩

食蠆尾　跂跂有足蛇脉脉無角龍為虎君勿笑|畫||蟲前人

蝸牛　附天水牛

格物總論　蝸牛按釋文小螺與爾雅所謂附蠃蜿蝓者是也有四角背上有肉負圓殼以行彼有二角其身止一段肉而無殼者謂之蛞蝓又別一種也一名陵蠡一名土蝸一名附蝸又海邊有一種大似蝸牛候螺蛤開常自出食螺蛤欲合已還殼中名寄居亦名寄生又一種全似蝸牛黃小雨後好緣桑葉因名曰緣桑螺博者宜辨之天水牛大黑甲蟲皂角木五六月多此呼為天水牛

事類國於蝸角 有｜｜｜之左｜曰蠻氏右角曰觸氏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莊子

廬號蝸牛 見宅舍甲陋門注

詩集蠹梁 蝸涎｜畫｜杜牧 成字 斷墻着雨蝸｜｜欹 粘壁枯 腥涎不滿腹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休竟作｜｜｜蘇子瞻

天水牛穴枯桑 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為牛竟何事利吻｜｜｜並同上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别集卷八十九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九十

宋 謝維新 撰

蟲豸門

蛙 附 蝦蟆 蛤 蟾蜍 蝌蚪

格物總論 蛙蝦蟆也數種有黑虎有蚼音句黃有黃螅有螻蟈有蟾蜍有山蛤其形各別蝦蟆皮上腹下有黑斑點脚短能跳接百蟲即不鳴叫黑虎身小黑觜脚小斑蚼黃斑色前脚大後腿小有尾子一條黃螅遍身黃色腹下有臍帶長五寸分螻蟈即夜鳴腰細口大皮蒼黑色俗名田雞蟾蜍形大背

黑無點多雁磊其腹下有丹書八字頭有肉角世傳三足者妄也山蛤大而黃色多在山石中藏蟄能吞氣飲風露不食雜蟲其他又有鼃蠅長泚石螃蟹子之屬然蝦蟆大者名田父能食蛇蛇行田父逐之蛇不得去田父銜其尾久之蛇死尾後數寸皮不損肉已盡也世傳蛇噉蛙今乃田父食蛇其說頗恠當是別有一種如此耳蝌蚪蝦蟆子也曰活即師一名活東形圓有尾聞雷震則尾脫而脚生然皆不可止謂之蛙而不之辨

事類掌去鼃 蟈氏｜｜｜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禮秋官

式怒蛙 楚王廑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為之｜從者曰奚敬於此曰為其有氣故也韓非子

泥竈産蛙 趙襄子以尹鐸有寬政於晉陽其心必和乃守晉陽後晉師圍而灌之｜｜｜｜民無叛意

拾塼投鼃 燕太子丹

自喜得荆軻永無秦憂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太子令人奉金丸進之史

蹶則滅跗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合同異離堅白自令為至達今聞莊子之言茫然異之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蛙乎謂東海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泥|沒足||還蝦蟹與蝌蚪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江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為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莊秋水

怒則努眼

文子

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為强秦所侵徵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舉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為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濵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如何王曰珠宮貝闕翬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何若蛙曰緑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王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先之以｜｜次之以腹脹然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慙色

得以給足　武帝欲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為上林苑東方朔諫以謂此地土宜薑芋水多蛙魚貧者｜｜人｜家足無飢寒之憂東方朔傳

妄自尊大　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馬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知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援援以封侯賔

客皆樂留媛曉之曰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

孔珪鼓吹 齊｜｜字德璋為都官尚書不樂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曰欲為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何必效陳蕃王晏嘗鳴鼓疾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慚

僧照咒厭 梁沈僧照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後為山陰令時武陵王紀為會稽宴集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便息日晚王欲其復鳴｜｜曰王歡已闌今汝恣鳴即喧聒

蝦蟆蝦蟆何哭 丈子浮於海夜泊島嶼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夜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皆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無尾｜｜｜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

科斗時

蝦蟆俱鬬　漢武帝元鼎元年秋蛙與||||是歲四月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

聞蝦蟆聲　晉恵帝在華林園||||問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

著蝦蟆賦　齊卞彬||||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闇水惟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吏諮事也

乃錦褉子　百粤人以蝦蟆為上味疥者皮最佳故越人云不可脫去此||||尚書故實

夢緑衣人　某朝皇帝尚食特供蝦蟆充御膳上忽||數百|貸之後方悟其為蝦蟆因禁採捕或云蝦蟆能食蝗蟲故禁採捕此事不詳何書

蟾蜍託身於月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投筮之於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是為蟾蜍張衡靈憲

蝌蚪得科斗文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丨丨丨字云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注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尚書序

理科斗事 見前蝦蟆注

藥下數升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或夢於母曰汝啖生菜遇蝦蟆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丨服之丨科斗子丨丨南史

羣浮闇水 見蝦蟆注

張文潛鳴蛙賦 余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聲鳴不絕夜為不能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投余藥一丸蛙無類矣童子將用之余曰不可復為賦示之賦夏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于時蛙鳴若啼若訴若歌若歎若悲若喜若怒而詬若嘁而謳若咽而嗽瘖者之呼吃者之鬬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鼓雜

亂無節兮又似夫蠻歌獠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困於泥潦失其處所而悲又若夫旱暵既久得其所處而樂也奚有童子持燭來謁曰蛙羣夜鳴君寢其聒考之周官洒灰驅蛤君其教之余得盡殺余語童子爾無是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羣爭引吭而呼一日之間不寧須臾蛙不汝嫌汝奚蛙誅萬物一府誰好孰惡爾奚自私已厚蛙薄參適彼已樂我自然弭爾怒心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援枕而吁顧謂童子記余言歟前既有言請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遏爾觀夫春露初霽朝華始敷文羽清喙飛鳴自如若奏琴箏而和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為娛及夫陽春既徂炎火將極惡草蕃遮溪潦瀦積蛙于此時生養蕃息跳梁號呼意氣橫逆子如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惡皆然當其盛時誰得而遽及其霜雪既降木實草衰飛蠅聚蚊尊無所施於是蛙斂吻收足阨然土中一聲不出黨散巢坡不可終日盛不可常與衰迭來子姑忍之奚以殺

為哉

陳君舉怒蛙說

日有烏月有蛙蛙與烏相遇烏戲蛙曰若觺肉耳躍之高不咫尺焉能為哉蛙曰吾已矣若無靳我烏曰若亦能怒耶蛙曰吾翹吾腹翳太陰之光呀吾頤啗其壤瞠吾目列星不敢輝奚而不能怒若不吾信月于望吾怒以示若其望果無光他日蛙過焉曰曩吾怒得無惕乎烏曰若焉能惕我哉吾振吾羽翳太陽之光肆吾味喙其壤徐以三尺賦之天下不敢寧而居吾視吾之怒眇矣奚以若惕為若不吾信月于朔吾怒以示若其朔日果無光當人伐鼓馳且走焉又他日烏遇蛙曰吾怒也何如蛙曰始吾謂極威矣而不知子之威震於我也日之馭曰羲和傍聞之曰噫何謂威吾疾其驅六龍不敢稽其轡吾赫其燥雲不敢雲雨不敢雨風不敢風八土之埏吾能赫其膚萬壑之陰吾能充其毛百川之流吾能瀉其液且彼與若敢言怒哉若不吾信吾怒以示若於是果旱暵者半載凡天地之間病之他日羲和遇烏曰吾怒也何如烏

赧然曰始吾謂極威矣而不知子之震於我也飛廉豐隆屏翳者聞之相與造羲和詣焉曰若驚而怒耶向吾威示若吾三人焉嘘其氣足以幕乾坤之倪噀吾咮足以豬崧華之峰嘯吾聲足以簸四海掀九州而覆之也時也若何能威言未既豐隆嘘焉屏翳噀焉飛廉嘯焉莫晝莫夜彌山漫谷者亦半載嗚呼竊造物之權而私以怒競民物奚罪哉

詩集鳴到曉 一夜青蛙｜｜｜

鳴無謂 蛙黽｜｜｜閣閣祇亂人並韓

水旱卜 ｜｜｜蛙聲章孝標

鼓吹聲 越國車前矜勇甚子陽井底太驕生乘時不羨雲溟樂口作儀同｜｜｜注齊張狗兒將拜儀同日口自作｜｜｜宋子京

問公私 兩蛙威怒鬬春池羣吠同聲徹曉帷等是一般狼籍去更無人與｜｜｜朱元晦聞蛙

知虛實 春來真底好此輩正縱橫身作泥中計聲從雨

後憎北人飱未慣南食服猶生灰洒｜｜｜於渠似可行 楊廷秀

蝦蟆水族

嘉魚薦宗廟靈黿貢邦家應龍猶致雨潤我百穀芽蠢蠢｜｜中無足者蝦蟆形穢肌肉腥出沒于泥沙六月七月交時雨正滂沱蝦蟆得其志快樂無以加地既蕃其生使之族類多天又與其聲得以相喧嘩豈惟西池上汙君清泠波可獨瑤瑟前亂君鹿鳴歌常恐飛上天跳躍隨嫦娥往往蝕明月遺君無奈何白居易

水居

蝦蟆｜中｜水特變形貌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雖然兩股長其奈脊皺皰跳躑雖云高意不離濘淖鳴聲相呼和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我棄愁海濱常願眠不覺巨堪朋類多沸耳作驚爆端能敗笙磬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橈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鈞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而君復何為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

為孝哀哉思慮深未見許廻擢韓昌黎荅柳柳州食蝦蟆何為者蝦蟆|||澭磊盎於背人言懷土
蟲棄去俄復在昔有縶青緺酉陽志具怪嘗觀三物圖
副以蜘蛆帶相持莫先動含毒相屠膾端欲兄黿龍未
肯弟孔翠俳語解人順子陽妄尊大慎勿離窟穴旁午
凡五葦東行犯日忌東縛非其罪儻有切玉刀甘心脂
鼎鼐平生不下筯實憚背脊痏何必食馬肝前
脩有明戒顧君易嘲誚微命其何貸洪駒父亦睹其
動物類含血蝦蟆獨無之使目但瞠也一腹|||龍
變或託體魚服覩幽姿罕見三足蜡詎減六畔黿向來
奏曆瑞背負輪菌芝坐讙皆下吏膠車等兒嬉雖蒙黃
金擲荊卿空爾為或以白玉琢形模抄工倕咄爾百醜
質詎辱五鼎脂浪號土底曦雄誇水中雞何足汙帝
箸但可充蛇飢作意一池鳴和我五字詩洪駒父
蛤強號||為蛙蛤見前注宗生吾廬逼沮洳蛙蛤||之委委見科斗閣閣已在茲夜聲一何

喧達旦乃寢微月令紀螻蟈語默亦有時豈伊不平鳴沓沓竟何為那復當鼓吹安能問官私吾聞崑崙下厥大數十圍蟾蜍窟望舒色勝金褭蹄癡騃反蝕月吞吐誰能知坎井我自足跳梁而持顧盤笑色無惱鶂化理莫推脐體不自惜或以調鹽醯柳州味南烹下箸甘若飴在昔薦宗廟乃與羔兔齊擅減幾被坐巨細不可遺莫以腥臊棄終將璉瑚期洪駒父

蟾蜍窟望舒 蟾蜍｜｜｜色勝金褭蹄詳見前注

奏曆瑞 罕見三足蟾詎減六眸龜向來｜｜｜詳前注

蝌蚪何時生 朝開南蘇梅暮開北池蛙｜｜｜蝌蚪｜草根已吐芽只畏草葉長其下可隱蛇游子且勿行蝌蚪成蝦蟆梅聖俞初聞蛙

達旦微 委委見蝌蚪閣閣已在茲夜聲一何喧｜｜｜乃寢｜詳見

前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九十一至九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張采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九十一

宋　謝維新　撰

蟲豸門

蜜蜂附　蜾蠃　螟蛉

格物總論　蜜蜂三種皆一曰兩衙一種在林木上作房一種在人家作窠其蜂甚小微黄蜜皆濃美然蜜採花而成花之色不同而蜜之色隨異或白或黄或赤凡三色視其花之色也一種黑色以蜜作房巖崖高峻之處非人跡可到其蜜名石蜜又名崖蜜人以長竿刺出多者至三四石味醶色緑比他

螽尤勝蠟其窠底煮治乃成其他大黄蜂比窠蜂差大在人屋及大木間作房大如巨鍾其中數百層土人採之須以物蔽體捍其毒螫以火烟薰散方敢緣崖木斷其蔕一房蜂子或五六斗至一石以塩炒乾味佳蓋所謂餘𩜾也土蜂子即穴居者最大蓋馬蜂也亦名曰蟺土人亦啖其子皆蠆尾能螫手又一種蛤蜂窠在塞鼻蛇穴下故毒螫倍諸蜂蠆中手足輒斷落中心胸則圯裂其他蜂中人方不能瘵須特禁制之又一種細腰蜂名蜾蠃名蒲盧又名蠮螉觀其所負不但螟蛉或蟢子磔而斃之因産一小卵於其上俟其卵化而成形漸食所負之虫久乃𡨋大生翼飛去其聲似云類我類我者

事類壼蜂有螽謂之玄蜂｜｜若｜｜不𦾔取蜂｜｜方言壼｜｜楚辭稷蜂｜｜韓詩外傳

繫衣尹吉甫子伯奇事後母至孝母｜｜去毒｜於｜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見

疑伯奇自死列女傳

有蜂附車

豫章巖豐字孟侯為郡主簿太守賈萌舉兵欲誅王莽｜飛｜｜萌｜衡豐諫以為不祥之徵萌不從果見殺謝承後漢書

飛還入口

葛仙翁與客對食客曰食畢當先作一奇戲食未竟仙翁曰諸公得無欲見乎即吐出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肅但自不螫入耳良久仙翁乃張口見蜂皆｜｜｜｜中成飯食之別傳

鑽他故紙

神贊禪師見蜂子投窓紙求出師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傳燈錄

顧況採蠟章

採蠟怨奢也荒巖之間有以續蒙其身攀藤造險及有蠆蜂肆毒哀呼不應則上捨藤而下沈墜　採採採者蠟于泉石兮煌煌中堂列華燭兮新歌善舞弦柱促兮荒巖之人自取其毒兮

王元之蜂記

商於兎和寺多蜂寺僧為予言之事甚具予因問蜂之有王其狀何若曰其色青蒼差大於常蜂耳問胡以服其衆曰王無毒不識其他問王之所

處曰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其大如栗俗謂之王臺王居其上且生子其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數王之子盡復為王矣歲分其族而去山甿患蜂之分也以棘刺關于王臺則王之子盡死而蜂不析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團如罌或鋪如扇擁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則潰亂不可嚮邇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則蜂飢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墮而不作予愛其王之無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為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其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至于剌王之臺使絕其息不仁之甚矣故總而記云

蜾蠃蠮螉 蜾蠃蒲盧即今之細腰蜂也一名丨丨爾雅

蒲盧 夫政也者丨丨也注丨丨蜾蠃謂土蜂也螟蛉桑虫也取桑虫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已子政之於百姓若丨丨之于桑虫然記中庸

負

螟
螟蛉有子蜾蠃丨之詩

祝蛉
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丨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楊

歐陽公螟蛉賦
爰有桑虫實曰螟蛉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為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成父没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虫靈人不如虫

昌以人稱

詩集蝶休離恨
沙苑華池爛熳通後門前檻思無窮宓妃腰細纔勝露趙后身輕欲倚風紅壁寂寥崖蜜盡碧簾迢遞霧巢空青陵粉丨丨丨丨長定相逢二月中李商隱

蜜為誰甜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沾採得百花成丨後到頭辛苦丨丨丨羅隱

中有王子
空中蜂隊如車輪丨丨丨丨蜂中尊分房減口未有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賨延客住後人秉艾催客奔布囊包裹鬧如市坌

入竹屋新且完小窓出入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
逢處處夢傳侶共入新室長子孫今年活計知尚淺蜜
蠟未暇分主人明年少割助和藥大勝監河真珠為漿
慙愧野老知利源蘇子由收蜜蜂玉為醴六
月田夫汗流泚不知春甕自生春蠟為耕耘花作米一
日小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城快
瀉銀瓶不須撥百錢一斗濃無聲甘露微濁醍醐清君
不見南國採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先生年來窮
至骨問人乞米何曾得世間萬事真悠悠蜜蜂｜｜｜
｜侯坡公集西南道士楊世昌善作蜜酒絶醇釅余得
其法作此歌遺之多為造化使燕銜芹根泥蜂掇花上藥帶雨
兩股飛所取日能幾調和露與
英凝甘滑於髓天寒百蟲蟄割房霜在匕燕已成雛歸
蜂憂凍餒死乃見萬物心｜｜｜｜｜楊廷秀蜜蜂
不食人間倉蜜蜂｜｜｜｜｜玉露為酒花為糧作蜜
不忙採花忙蜜成猶帶百花香蜜成萬蜂

不敢嘗要輸窦國供蜂王蜂王未及享人已剖窦房老饕吏來搜我室老蜂無味秖有滓幼蜂初化未成兒老饕火攻不知止既入我室取我子楊廷秀

蝶 附鬼蝶

格物總論 蝴蝶色白而背青一名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鳳蝶江東謂之撻末又一種大如蝙蝠或黑色或赤色或青斑名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橘樹間橘蟲所化也

事類莊周夢 昔｜｜｜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蝴蝶之為周周與蝴蝶必有分矣此謂物化莊子 **韓憑化** 見鴛鴦門注 **魏收鶯** 北齊｜｜嘗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為｜蛺蝶 **周昉畫** ｜｜有｜撲蝶圖一卷藝文志

鬼蝶翅有金眼 衛公得峽中蝴蝶翅濶四寸餘深褐色每丨上丨三箇丨丨雜俎

詩集昭君霓 葉葉復翻翻斜陽對側門蘆花唯有白柳絮可能溫西子尋遺殿丨丨丨故村年年芳物盡來別敗

漢王精 丨丨刀筆丨寫爾逼天生舞巧蘭蕊李商隱何妨急飛高所恨輕野田黃雀處山館主人情此物那

得花心 飛來繡戶陰穿過畫樓堪作莊周夢不成羅隱深重傳秦臺粉輕塗漢殿金相兼唯柳絮所丨是丨丨可

宿花房 尋艶復尋香要凌孤客邀為子夜吟李商隱似閒還似忙暖烟沈蕙逕微雨丨丨丨書幌輕隨夢歌

萬古貞魂 青樓誤採粧王孫深屬意繡入舞衣裳鄭谷陵臺畔日光斜丨丨丨丨倚暮霞莫許韓

八字宮眉 壽陽憑為蛺蝶等閒飛上別枝花李義山公主嫁時粧丨丨丨丨捧額黃見我佯羞頻照影不知身屬冶遊郎

翅薄於繒 丨輕於粉丨丨丨長被花

韋不自勝若信莊周尚非夢豈能投死為韓憑王介甫

翅輕糊粉 鶯欲綿蠻柳欲陰露叢烟蔓迷搜尋那將兩||||遍千花百卉心晏元獻

凝**細眉雙聳**|||敵秋毫茸茸芳園日幾遭清宿露花應自得暖爭風絮欲相高情人發久魂猶在傲吏齊來夢亦勞閒檢遺編苦堪恨不并香草入離騷林和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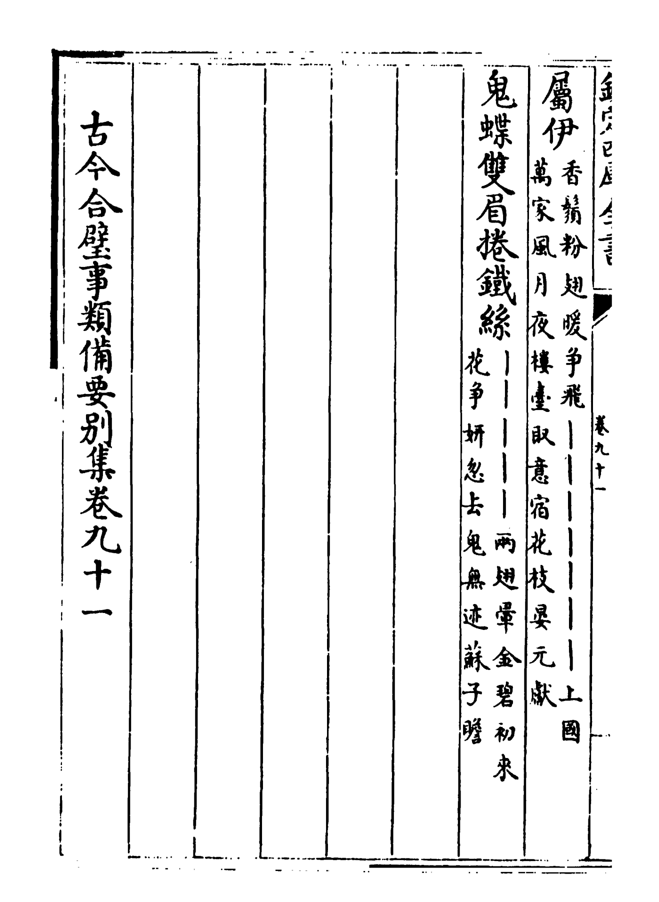
白日雙飛 暖翅玉羅薄香鬚金線微青春二三月||一||露重休深入風高且暫歸南園芳樹下燕雀最多機陶弼

生計託流芳 撲粉曾過宋玉墻一身|||||不須長結東風願秋菊春蘭各有香宋景文公

薄命寄餘非 粉蝶爾何知秋深尚戲飛憐渠迷節物猶若弄春暉露葉今非昔霜叢嚀可依籬邊菊無幾|||||李方敬秋蝶

花心何處無休歇 飛近素霜時滅没去銜紅葉共悠揚||||||||野蝶雙翎花樹荒石曼卿秋蝶

品物多情總



屬伊香鬚粉翅暖爭飛｜｜｜｜｜｜上國萬家風月夜樓臺取意宿花枝晏元獻

鬼蝶雙眉捲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蘇子瞻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九十一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九十二

宋 謝維新 撰

蟲豸門

蟬 附蜩 螿

格物總論 蟬兩翼喙長在腹中或以為無口以翼鳴者數種蜩螗蚻蠽螿蜻蝒蜩大蟬色黑螗一曰蝘蛉蚻蠽螿皆小蟬蝒馬蜩於蟬類中最大又一說蟪蛄寒螿蛉蟟嘒母蜩范並蟬蟪蛄小小紫色四月五月鳴寒螿黑而偃僂九月十月鳴甚悽急蛉蟟色青七月鳴嘒母似寒螿而小二月鳴蜩范所謂

馬蟬形大而黑亦五月鳴蜀中又一種其脫殼頭上有一角如花冠狀謂之蟬花乃是蟬在殼中不出而化為花自頂中出然大抵蟬皆乘昏夜方出土中升高處皆殼拆而所以夜出者一似畏人二畏日炙乾其殼而不能蛻也既登木而鳴但飲風露亦不糞而溺耳至時寒又復墜地或又云是蜣螂所轉丸久而化成也其殼蛻

事類

蟬緌　郕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聞子臯將為郕宰遂為衰郕人曰蠶則績蟹有匡范則冠丨有丨記檀弓

蟬冠　凡侍臣加丨丨取其清高飲露不食也車服注

榆上有蟬　吳王伐荊少孺子諫曰園中有榆丨丨丨丨居高而飲露不知螳螂在後白氏帖

螗蜋捕蟬　蔡邕鄰人名邕食聞主人彈琴時有殺聲而反主人曰彈琴時有丨丨丨丨吾意唯恐失蟬故情見乎聲同前

蟬名齊女　牛亨

問董仲舒曰｜｜｜｜何故答曰昔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之故名齊女崔豹古今注

蟬名腹育

｜未蛻時｜｜｜相傳蛣蜣所化韋翾莊在杜西常冬中堀樹根見腹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朽木雜俎

蟬集异冠

梁朱异為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止｜｜｜｜上時咸謂蟬珥之兆

曹植蟬賦

惟夫蟬之清潔潛厥類於太陰在炎陽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林實淡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聲嗷嗷而彌厲闕貞士而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棲喬枝闕兮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啁號以遁暑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螗蜋之勁斧飄高翔而遠託兮毒蜘蛛之網罟欲潔身而卑竄兮懼草蟲之襲予免衆難而弗獲兮遥遷集于闕依名果之茂蔭兮託脩榦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於園圃體離侏之脫視

兮姿才捷於猴猿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幹而不緣翳輕軀而奮迅兮跳側足以自閒恐此身之驚駭兮睛屢盼而目連怪桑竿之冉冉兮還微粘而我纏欲翻飛而忽滯兮知性命之長捐亂曰詩嘆鳴蜩聲嘒嘒兮威陽則來太陰逝兮皎皎貞素侔夷惠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傅咸黏蟬賦

樓桃為樹則多花為菓則先熟有蟬鳴焉聊命黏取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

有嘉菓之珍樹蔚深秀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蟬於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茲苟得意於所歡雖危殆而莫知匪爾之命適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耽寵請茲覽以自規

歐陽修鳴蟬賦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於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祇事兮瞻玉宇之峥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以靜而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

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葯臨華軒古木數枝空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嘆嘒嘒非管泠泠若弦裂方號而復咽凄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諧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耶自糞壤暮清虛者耶凌風高飛知所止者耶嘉木茂樹喜清陰者耶呼吸風露能尸解者耶綽約雙鬢修嬋娟者耶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鳴兮嬌兒姹女語鸝鶊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韓疾弄舌誠可愛兮引腹動鼓豈勉强而為之兮至於污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夜而歌兮彼蝦蟆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物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不知自止有若爭名忽時變以物變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

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以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

蜩螗笑鵬飛 詳見鵬注

螿寒螿翔水 文子曰飛鳥反鄉兎走歸窟狐死首丘|||||各依所生

詩集落日鳴 |||蟬蜩 當夏急 夜蟬|||||並杜 依山郭 夕響|||餘悲散秋嶺韋應物 號階軒 秋蟬||||感物憂不歇李白 響屢嘶 避雀喬枝裏飛空華殿曲 天寒||||日暮聲逾速繁吟如欲盡長韻還相續飲露非表清輕身易知足東坡 清何甚 只憑風作使全仰柳為都一腹|||雙翎薄更無伴貂金置影并雀畫成圖恐是千年恨偏令落日呼陸龜蒙 抱

芳槐 早蟬孤｜｜｜葉噪向殘陽意度秋也作一聲催我老堪聽兩耳畏吟休得非下第無高韻須是青山隱白頭若問此心嗟嘆否天人不可怨而尤賈島

發高枝 新蟬忽｜最｜｜不覺立聽無限時正遇友人來告別一心分作兩般悲前人

聲斷續 細｜頻｜｜審聽亦難分彷彿應移處從容却不聞蘭棲朝咽露樹隱暝吟雲若遠鄉愁起吾懷只是君方干

聲煩惱 說露談風有典章詠秋吟夏入宮商蟬｜無一些｜｜自是愁人極斷腸楊誠齋

蜩向秋鳴更多 山月滿池流金波寒蜩｜｜｜｜｜大都時節使如此止爾不得將奈何文與可

逮夜且復靜 鳴蜩嘒高風｜｜｜｜｜張文潛

蟯蜋 附 螳蜋

格物總論 蜣蜋蛣蜣也黑甲蟲噉糞二種一種大者名胡蜣蜋身黑光腹翼下有小黄子附母而飛行晝不出夜方飛出至人家庭戶中見燈光則來一種小者身黑暗晝方飛出夜不出生長沙池澤中醫家以鼻頭扁者為良或又以鼻高目深者為良蓋胡蜣蜋也螳蜋有斧蟲螵蛸母也一名蟷蠰

事類

智在轉丸 莊子曰蛣蜣之｜｜于｜｜蜣蜋能以土包糞轉成丸

功可出鏃 夏侯鄲初為浪州錄事叅軍有人額上有箭痕問之云隨馬侍中征田悅中射馬侍中微炒巴豆與蜣蜋並研均塗於傷處斯須痛定必微痒且忍之待極痒不可忍便撼動箭鏃拔之立出後以生肌膏藥傅之遂無苦困并方獲之本草

螳蜋執翳搏蟬 莊子曰莊周遊於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

美蔭而忘其身螳螂||而|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愓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指彈而反

舉足搏輪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將|其|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淮南子

詩集

殷床聲 洪鐘起暗室飄瓦落空庭誰言轉丸手能作||||蘇子瞻蜣螂

螳螂當車勇 玄蟬無所營風露正凄清執翳機何密||自輕將迷黃雀患已變玉琴聲得喪遠相召南華所以驚劉原父螳螂捕蟬

蠅附蠅虎

格物總論

蠅數種有蒼者有青者有負金者其聲在翼然身蒼與青者聲雄惟負金者聲清聒

青者能敗物巨者頭如火號為景跡其他種族不一
然難於偏舉也蠅虎似蜘蛛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
蝗

事類

蠅聲 匪雞則鳴蒼｜之｜ 詩齊風

蠅營 營營青｜止于榛 詩青蠅

託驥尾 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於騏｜之｜乃騰千里之路 光武與隗囂書

嗜肉汁 青蠅｜｜｜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 班固難莊

青蠅弔客 虞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為｜｜使天下無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青蠅報赦 符堅將赦屏人作赦文有大蠅赤頭聲甚厲入室驅之復來俄而人皆知有赦書於是詰其所得皆云有青衣童子呼於街中堅曰是前｜｜也 白氏帖

投筆逐蠅 王思性急方書有蠅飛在筆端去復來思怒｜｜拔劍｜之

誤墨成蠅 曹不興畫屏風｜｜點汙何故放入 厙狄伏連居室

恚蠅杖門者曰｜｜｜｜孫權謂為真蠅彈之

｜｜｜｜｜北史不令人見 梁昭明太子食中頻獲蠅蟲之類密置梓邊恐廚人獲罪

｜｜方慶凍蠅 王｜｜體質鄙陋言辭魯鈍 張元一謂之被｜｜朝野僉載記室獵

蠅 盧｜｜多作脯對夏則委人於十步之內扇上塗錫以撲蠅脯且作青紗障隔塵土時人目為｜｜｜｜金

溪記作行折躬 術士相郭代公若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及登科訖歸坐家庭有蠅｜八｜立

約數萬｜｜者三 觸睫隱字 段成式讀書有蠅｜｜｜良久乃去青陽記 ｜偶拂殺一蠅取視之翼

似蜩冠似 適從何來 武儒衡時元稹倚宮官知制誥儒蜂六帖 衡厭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

揮以扇曰｜｜｜｜｜遽 時遭點染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集於此一坐皆失色 職簡地親多在宴席

有學官喜許語同僚苦之詠蠅以判曰衣服有||||盃盤無處不追隨后山集

張復之罵青蠅文

火帝降炎臣與遨矣六合歊然如蒸萬物長羸如騰如淩不可謝其玄造不可名其至能忽陰溥陽化生此青蠅觸類苒苒朋飛薨薨切氈而晝芳筵預登當是之際無人不憎我疑姦人之魂佞人之魄湮鬱不散託蠅寄迹不然者何以變白為黑變黑為白所以恣其點染所以遂其懟慝奸佞之作敗君之德黑白之變為物之賊所謂欲蓋而彰順非以澤使潔者不得自明元者不得自默連璧失珍兼金奪色致義士之感心幾撫髀而太息衆君子矯而議曰天運地施融融蚩蚩何者不有何生不滋信姸醜以自任亦浩混乎無知蠅斯眇末胡足罵為殊不知天地不言假乎仁者持準操程以上化下使惡不躋善真不類假廊唐堯之雍熙稱周王之風雅防邪之萌雖小不捨厚污若成悔何及也予是速呼童奴疾致如意當案輒食對客攘臂指西風而

罵曰未斷爾祖終惡爾類營營乎青蠅止于藩

歐陽永叔憎蒼蠅文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虻之利嘴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餘殘瀝砧几餘腥所希秒忽過則難勝若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廈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而長神昏氣憊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才瞑而復驚臂一揮而猶攘闕　孔子何由見周公於彷彿莊生安得與蝴蝶而徜徉此其為害者一也又如華屋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閒奈闕　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湯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景跡一有

霑汚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䕶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瓶罌之固濟乃䦨以攻鑽極百端之窺覬至於大胾肥牲嘉殽美味蓋藏稍露夫擇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䦨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減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誠可嫉而可憎

詩集未見出頭 百年鑽故紙｜｜｜｜時古壆窗上蠅

知我哦詩 秋蠅｜｜正｜

｜得得緣眉復入鬢欲打羣飛還歇去風光乞與幾多時楊廷秀

怒劍休追逐 秉炎出何許人

意似微看｜｜｜｜｜疑屏謾指揮與蚊更晝夜窺赦
共寥上杯盤自有堅冰在能令畏不難梅都官

豈無才 海上弔喪如有義筆端｜｜｜｜｜不須飛聲
計較平生事但問適從何處來曾文昭

滿天下 可堪秋後競營營醜類青蒼逐臭生無奈
｜｜｜｜｜唯教黑白不分明張俞秋蠅

蠅虎物微趣下｜｜｜｜世不數隨力捕生得稱虎匿
形注目搖兩股卒然一擊勢莫禦十中
失一八九取吻間流血腹如鼓却行奮
臂吾甚武明日淮南作端午陳無已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九十三

宋 謝維新 撰

蟲豸門

蠹

格物總論 蠹食木蟲爾雅云蝎蛣蝠也一如蠐螬節長足短生腐木中穿木如刀桃木中者殺鬼去邪氣桂中者辛美可啖去冷氣又一種曰蟫音淫白魚衣書中蠹蟲令人亦止以為蠹然二物也胡可以不別

事類獻蠹 文帝賜尉佗書衣物佗因使者丨桂丨一器漢書桂蠹紫色香辛有味噉之去陰痰之疾

大業拾遺錄

陸龜蒙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齧飢蚕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黳黑鞲蒼分朱間黃腹填而橢脂緌纖且長久醉方悟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翹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蛩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拳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默其聲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橘之蠹後不見觸蛩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畧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蛩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

化者可以惕之

蟫辟蠹（芸香||魚黍典畧）不蠹（火炙簡令汗取青易書復||謂之汗簡後吴祐傳）

詩集粉光鮮（鱗細|||開書亂眼前透窓疑漏網落硯似流泉潛穴河圖内吞鈎乙字邊莫言鬐鬣小食盡白蘋篇李遠詠壁魚）文字間（豈殊蠹魚蟲生死|||韓）散帙乾（||壁魚杜）

|當夏賺（形狀類于魚其心好蠹書居常遊篋笥未始在江湖為害千般有言烹一物無年年|咸||了又如初郃康節）

蟻

格物總論 蟻微蟲穴居卵生有白黑黃赤大小數種大蝗俗呼為蚍蜉小蝗齊人呼為蟻蛘又

有翅而飛者其卵蚳其子蝝

事類

蚳蜉　蚳子時術之注蚳丨丨也學記

玄駒　蟻為丨丨大戴禮

慕羶　蟻丨丨莊子

觀鰲　見前鰲注詳

攻窾　巴蟻衆而善丨丨棟往往木容究其而心節朽壞屋居者不省其微而禍成傾壓元稹文集

封戶　蟻丨穴丨大雨將集焦贛易林

蟻穴　丨千丈之堤以丨而壞韓子

蟻壤　齊威公伐孤竹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丨丨寸而有水乃掘地遂得水韓子

澆蟻得禍　桓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緣机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竊肉以槊刺取從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以沸湯丨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丨死在穴中謙後以門衆同滅劉敬叔異苑

救蟻獲報　董昭之過江見蟻胥一短蘆昭之丨之後繫獄丨領羣蟻穴獄昭之遂得免東

陽元凝齊諧記

河內馬遊 牛亨問蟻為玄駒者何答曰｜｜人見｜數十萬騎皆大如黍米遨｜往來從朝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蟻今人呼蚊蚋曰黍民蟻曰玄駒古今注

牀下牛闘 殷仲堪父師晉陵太守嘗患耳聰聞｜｜蟻動謂之｜｜｜晉本傳

兗州蟻闘 後魏肅宗時｜｜有黑｜與赤蟻交｜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

鄴下蟻闘 東魏孝靜時｜｜有黃｜與黑｜｜並五行志

盟而避蟻 哲宗朝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聞帝在宮中｜｜｜｜因畢講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上曰善

橋以渡蟻 二宋少時有胡僧曰小宋他日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僧驚問大宋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活數萬人之命者試思之曰堂下比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緣繞穴傍吾戲編竹｜｜｜｜之耳僧曰是也小宋今年首捷公終不出其

下比唱第小宋累中魁選章聖臨朝謂弟不可以先兄以大宋為第一惕然恐蹙徐孝節先生自小戒殺見聚蟻｜惟｜｜之行狀

李德裕蚍蜉賦

此郡多蚍蜉所居臨流實繁其類或聚於袵席或入於盤盂終日厭苦而不知可禦之術因戲為此賦令稚子燃和之

惟江潭之下國況幽居於澤畔何螻蟻之微物亦有徒而零亂或泮散於經筲或寅緣於食案予乃戲而問之曰爾能居厚地而漏江河無乃處吾身而為大患蟻不能言辭以意宣其旨曰我稟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濟齊師之乏亦聞嬀德之豔覩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稱焉戴粒而遊若巨鼇之冠神嶽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麗清天若乃依垤緣壁淫淫奕奕其聚無聲其行無迹值晏温而出遊當祁寒而入隙迅雷作而不駭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羣羊之聚進如旅鴈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之可制無其勢也雖蛭螾

而不傷今顧悔過戢于垣墻豈
同青蠅之點白汙君子之衣裳

詩集上枯桑行蟻｜｜杜漏成河蟻壞｜｜｜鮑明遠化飯為臣妾
蟻王｜｜｜｜｜螺母偷蟲作子孫彼此拾粒苦鶯譚
假名非本物具間何怨復何恩白居易
蟻子生無處元因濕處生陰淫煩擾攘｜｜｜｜｜床
上主人病耳中靈藏鳴雷霆翻不省聞汝作牛聲元稹
咂食困鮫鯨時衍功雖細年深禍亦成故穿漏江海｜
｜｜｜｜敢憚衰樂盡深藏柱石傾寄言
持重者微物勇鬭劇虓虎嘗聞蠻觸氏殺人血漂杵不
莫全輕前人知爾何事｜｜｜｜｜世言
蠻之戰日中當大雨苟能驗由來穴知雨擾擾嗟何急
天時殺身亦何補鄭內翰營營若有侵
｜｜｜｜｜非爾早為霖王霸強并弱興亡歸來滿後
古到今顧君推達觀安得異機心劉原父

車偶爾相逢試問途不知何事數還居微軀所餘能多少一獵||||||楊廷秀觀蟻突出陳

成行一騎初來隻又雙全軍||||策勛急報千夫長渡水還爭一葦航前人

蝨 附蚤

格物總論 蝨嚙人蟲蟣蝨子然頭蝨着身皆稍變而白身蝨着頭皆漸化而黑抱朴子蟹家以為出於皮膚下蚤嚙人跳蟲也出於塵土間或以為蟻化諒然乎

事類

甲冑生||||蝨韓子蟣

湯沐具|||而蟣蝨相弔淮南子

衣中蝨似衣||必須稻之三國典畧

口中蝨以新室吞胡虜無異|||漢書

貫之而懸紀昌學射於飛衛使學視小如大紀昌以氂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二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

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蝨｜心｜｜不絕以告飛衛衛曰汝得之矣

蕩然無依 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蟣蝨｜所復｜書奏上大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東漢記

捫蝨而言 王猛隱居華山懷佐世之念桓溫入關猛被褐袍而詣之面談當世之事｜｜｜｜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

搔蝨無已 嵇康與山濤書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爬搔｜｜而當裘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擇蝨夷然 晉顧和王導辟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過之和方｜｜｜｜不動顗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語錄

終身無蝨 齊江泌性仁義衣被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饑死乃復置衣中後｜｜｜｜

對客覓蝨 北齊邢子才位中書監脫略簡易不修威儀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棗餌之屬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

丨丨武解衣丨　卞彬賦蝨　齊丨丨為南昌郡丞仕既不
丨且與劇談　遂及著蚤蝨蝎蟲蝦蟆等賦
皆大有　士蔚採蝨　卞丨丨居貧多病縈寢敗絮澡刷不
指斥　譴辭沐不時四體㲠㲠加以臭穢故
葦席蓬纓之間探丨蚤　文襄擇蝨　馬子如為大行臺及
丨日不替手自作賦序　丨丨輔政見之哀其
憔悴以股承其首親為丨丨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
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耶
北史　衲衣養蝨　查道性淳古少寓狼山寺躬事薪水以給
僧衆丨丨不洗濯以丨丨後仕至龍圖閣
侍制國　中夜捫蝨　無畏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麄易律師
老閑　不説當今宿于戶外律師丨丨丨丨
投床下無畏即呼曰撲殺佛
子律師異之鄭棨傳信記
蚤殺蚤不誠　韓昭侯搔而痒亡一蚤求之甚急左右因
取其蚤蝨而丨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不誠

也韓子

探蚤不替 齊卞士蔚事詳見前

賦蚤指斥 齊卞彬事詳見前

阮籍大人先生傳 其罍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收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至火流焦城爛都羣蝨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乎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

李商隱蝨賦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鷺朝鶴不知其生汝職惟囓而不善囓田臭而多跖香而絕

陸龜蒙後蝨賦 余讀玉溪生蝨賦有就顏避跖之嘆似未知蝨作後蝨賦矯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涵腴乃蝨之賊

詩集

食血自安　貧衣敝易垢易垢少蝨難羣處裳帶中旅升裘領端藏迹詎可索|以||人世猶俯仰爾生何足覩梅聖俞

懷絜非吉　吾兒久失恃髮括仍少櫛曾誰具湯沐正爾多蟣蝨變黑居其元|宅||蒸如蟻亂緣聚若蠶初出鬢搔極蓬葆何暇嗜梨栗剪除誠未難所惡累形質前人秀叔頭蝨　師厚云古蝨未有詩邀予賦之

蚤捫蝨反得　茲日頗所愜||||蚤去惡雖未殊快意乃為好物敗誰可必鈍老而狡夭穴蟻不齧人其命常自保前人

古今合壁事類備要別集卷九十四

宋　謝維新　撰

蟲豸門

螢

格物總論　螢者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猶未如蟲腹下已有光數日便變而能飛然生階地池澤常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故如此明照也一名夜光一名放光一名熠燿一名即炤非陰濕處終無矣

事類腐草 季夏之月｜｜為螢記月令又見後 為丹鳥｜｜羞白鳥｜｜者丹良也云云其謂之｜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為鳥羞也羞者進也大戴禮 宵行熠燿｜｜詩東山 夜光螢火一名｜暉夜一名燐一名丹良一名丹鳥一名｜｜一名宵燭腐草為之食古今注 螢火九方務成子｜｜｜云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士尹公授其方合而佩之永平中於武威北界遇虜戰敗為冦所圍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矢輒墮地終不能中傷虜以為神人乃解圍去神仙感應篇 螢火照書車胤字武子家貧無燈火以絹囊盛｜｜以｜｜夜讀 徵求數斛隋煬帝大業末天下已盜起帝於景華宮｜｜螢火｜｜夜出遊山如放火光遍巖谷 晉傅咸螢賦余甞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遂有感於是執以自照而為之賦其詞曰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遥遥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兮憂悄悄而多

傷哀斯火之烟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之攸懷兮覽熠燿於前庭不以資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泰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於賢臣兮雖疎外而盡誠蓋物小而喻大兮固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喻爾職兮庶有表乎忠貞 駱賓王

螢賦 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

詩集緣帷徹 螢鑒|||杜 拂席流 螢光|||韋應物 臨書卷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杜甫 入人衣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邊星宿稀繞却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蘂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前人 借光影 放螢去不須留聚時年少今白頭架中科斗萬餘卷

一字千回重照見青雲杳渺不可覯開囊欲放增餘怨
且逍遥還酩酊仲舒讀不窺園井那將寂寞老病身吏
就微蟲｜｜｜欲放時淚霑裳

照晚凉

玉虬分静夜金
銜蘺落千點光劉言史放螢怨

螢｜｜｜含輝
疑泛月帶火怯凌霜散彩縈虛牖飄花繞洞

清風吹

漢
房下帷如不倦當解借餘光駱賓王秋螢

陵
秦苑遥蒼蒼陳糧腐葉秋螢光夜空寂寥金氣凈千門
九陌飛悠揚紛綸輝映平明滅金爐星噴燈花發露華
洗濯｜｜｜攢茅不定招摇垂高麗罘罳過珠網斜歷
旋題舞羅幌曝衣樓上拂香囊承露臺前轉仙掌槐市
諸生夜對書北窓分明辨魯魚行子東山起征思中郎
騎省悲秋氣銅雀人歸自入簾長門帳空來照淚誰言
向晦常自明童兒走步嬌女爭天生有光非自衒遠近
低昂暗中見撮蚊祅鳥亦夜飛翅如車輪人不見劉禹
錫秋螢引

秋露洗

映水光難定凌虛體自輕夜風吹不滅｜
｜｜還明向燭仍藏焰投書更有情猶將

流亂影來傍此檐楹李嘉運

疑不熱

著人|||集草訝無烟到來燈下暗翻在雨中燃梁元帝

冷無烟

徘徊無燭|||秋遲涉庭入夜天休向書窓來照字近來紅蠟滿歌筵羅鄴

生處太卑微

江邊螢火故輝輝巧解穿簾又點衣但取見時增意思難窮|||||月明敢向星中亂雲黑偏能雨裏飛今日分明知我去何年漂泊照吾歸張芸叟

幽室自分明

碧梧含風夏夜清林塘五月初飛螢翠屏玉簟起涼思一點秋心從此生方池水深溪雨積上下熚熚亂凝碧幸因簾捲到華堂不畏人驚照瑤席漢宮千門連萬戶夜夜螢煌暗中度光流太液池上波影落金門月中露銀闕蒼蒼玉漏遲年年為鹵足愁思長門怨妾不成寐團扇美人還賦詩避暑風廊人笑語欄下撲來羅扇小巳投|||||更伴殘星碧天曉君不見連昌宮殿洛陽西破瓦頹垣今古悲荒榛腐草無人跡只有秋來熠燿飛張文潛

蝗

格物總論

蝗形類蚱蜢螽類腹下有梵字是魚子在水中化爲之或又以爲蝦化也亢旱則見千萬爲羣飛常蔽天日所至苗稼爲之一空或以爲即螽當攷

事類

蝗飛入海 馬援爲武陵太守郡連有蝗援振貧羸薄賦稅｜｜｜化爲魚蝦東觀漢記

蝗不入境 魯恭爲中牟令飛｜｜｜｜又宋均爲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至九江輒四散使者

捕蝗 漢平帝時蝗詔｜｜｜｜人能捕蝗詣吏者以石斗受錢苑中掇蝗貞觀間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吞之曰但當食朕毋害百姓是歲蝗不爲患分道殺蝗開元間山東大蝗姚崇奏詩云秉畀炎火此除蝗之義也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

蝗不克而害愈甚祟移書誚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云云蝗害訖息

募民捕蝗 五代晋出帝天福間｜｜｜｜易以粟備史

飛蝗蔽天 祥符九年飛蝗過京城上詣玉清宫靈寳塔焚香祈禱棊宫城音樂三日先是上出死蝗示大臣翌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於災災弭幸也又何賀焉固不可乃止於是二府方奏事｜｜｜｜上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飛蝗墮水 趙抃守青州時山東旱有蝗自青齊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死言行録

飛蝗自北 荊公罷相出鎮金陵時｜｜｜｜而南江東諸郡縣百官餞荊公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見先行榻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絶以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台旆過江東

詩集始生朝畝暮已頃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與於誰或云豐凶歲有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云姦吏恣貪擾戶到頭斂無一遺蝗灾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祇知一不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決不疑秉蟊投火況舊法古人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誠未易其失安在常由遲訑訑最說子孫衆為腹所孕多蝝蚳丨丨丨丨丨丨化一為百無根涯口含鋒刄嫉風雨毒腸不飽疑常饑高原下隰不知數進退整若隨金鼙嗟茲羽孽物共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悉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蠅頭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難施只驚摩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石敢申一上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今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為蝝災吾嘗捕蝗見其事較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以明

信民爭馳歛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尊
蟲雖甚衆娥惡苟銳無難為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
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說為
我持之告採詩歐公答米粢
灑徧秋田雨不如
西來
烟陣
塞空虛｜｜｜｜｜｜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窮苦
自拈渠無人可訴烏銜肉憶弟難逢犬寄書自笑迂疎
皆此類區區猶欲理蝗餘
東坡捕蝗有懷子由弟

蚊 附 蠓蠛 蚋子 蟆子 浮塵子

格物總論

蚊嚙人飛蟲是惡水中蟲羽化所生常晝伏而暮飛又有鳥其大如雞黑色名鷏從口中吐出嘗一二升許謂之蚊母鳥生南方池澤茹蘆中也一種蠓蠛喜亂飛生朽壞之中因雨而至靚陽則死蚋子蟆子浮塵子亦蚊類蟆子黑而小不礙沙穀乃夜伏而晝飛浮塵子微而不可見與塵相浮

而上下人苦之往往蒙絮衣自蔽而浮塵輒能通透及人肌膚然與螟子皆巢於巴蛇鱗中故齧人輒成瘡秋夏不愈其毒又甚於蚊子

事類

白鳥　丹鳥羞||白鳥謂蚊蚋也大戴禮

黍民　呼蚊蚋為|||古今注詳見蟻門

焦冥　海上有蟲巢蚊睫名曰||||列子

嗜膚　蚊蝱||𠂆則通宵不寐矣莊子

集肉　齊桓公臥於柏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悒悒今白鳥營營是必饑耳因開翠紗之幬進之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公之||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嘘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為之潰破金樓子

使負山　肩吾見狂接輿接輿曰日中何以語汝肩吾曰已出經式義度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蚊||||也莊子

聚成雷　漢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

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呴漂山｜蚊｜**覆射知**｜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本傳

蟁 東方朔傳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一日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方來歌謠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游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桓桓死者攘攘格鬬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燈為掌指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辭窮當復脫褌

道術禁蚊 後漢趙炳有｜｜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為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常不驅蚊 吳猛少有孝行夏日｜手｜｜｜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孝子傳

未嘗有蚊 梁孫謙居身儉素牀施籧篨屏風夏日無幬帳而夜卧｜｜｜

張妃綃幬 崔祖思啟陳政事曰宋武帝｜｜蚋｜御儉｜｜房唯碧｜蚊｜

荆州高齋 梁湘東王蕭繹作金樓子曰｜｜｜｜盛夏之月無白鳥余寢處於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

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吁可怪哉

遂以蚊死

舊傳有女子夜過高郵去郭三十里天陰蚊盛有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止宿女曰吾寧處死不可失節

不堪蚊咬

丨丨丨丨其筋見焉人為立祠曰露筋祠歐陽公云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丨丨丨子自遠嚶喝來丨人也聞見録

蠓蠛道猶醯雞

孔子問老聃之言其告顏回曰丘之於丨也其丨丨丨歟莊子

蚋子王周蚋子賦

蚋子之下有蠓子蠓子之下有浮塵子三者異乎窅狀小而異世云巴蛇鱗介中微蟲所變耳三伏間晝飛夜息咂啄人肌膚動為瘡痏能飛不見其翼能嚙不見其口微渺之極雖縝容衣服亦可通透莊生焦螟之說近之也至微之蟲象詩獨無蚋故作賦以廣之　蟲之至微名之曰蚋信乎蠛之別品為復蝨之餘裔君巢蚊之異類結搏牛之深契附諸鬱蒸產彼蕪穢張華之識何以辨其兩翼離婁

之明何以見其長喙伺暑絺之漏露革豈肌而睥睨黙然而至暗然而噬人之至靈何關爾之所衞人之至剛何反爾之所制狀斯咄咄顧於造物何不恣蛇虺之毒必當與之為避何不張虎豹之口不敢與之為忽豈食其人之膏血資已之肥腯念膚體之何毀痛瘡痏之難没吾將𣗥楸葉以為療俾爾之銷骨者也

詩集營營 五月中秋息饑蚊尚丨丨但將膏血求豈覺性命輕顧已寧自愧飲人以偷生願為天下掃一使夜景清孟郊

擾擾 天下有蚊子候夕嘬人膚平望有蚊子白晝來相屠不避風與雨羣飛出菰蒲丨丨蔽天黑轟然隨舳艫利觜入人肉微形紅且濡振蓬亦不懼至死貪膏腴舟人敢停棹陸者亦疾趨南北百餘里畏之如虎貙噫嘻天地間萬物各有殊陽者陽為任陰者陰為徒蚊蚋是何物夜後喧墻隅如何正曦赫吞噬當通衢人筋為爾斷人力為爾枯衣襟織且甚盤饌腥有餘豈好生為德不能使消除豈是有主者此

鄉宜毒荼吾聞蛇能螫避之則無虞吾聞蠆有毒見之可疾驅唯是此蚊子逢人皆病諸江南夏景好水木多瀟踈此中震驛路風月彌清虛前後幾來往襟懷未曽舒朝既蒙饜積夜仍跼蓮蓀雖然好吟詠其奈難踟躕人生有不便失意當何如誰能假羽翼直上言洪爐吳融平望蚊子

多可捫

擾擾萬類殊可憎非一族甚哉蚊之微豈足污簡牘乾坤量寬大善惡皆含育荒茫三王前民物交相黷禹鼎象神姦蛟龍遠潛伏周公驅猛獸人始居川陸還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大患已云除細微遺不録蠅虻蚤蝨蟣蜂蝎蚖虵蝮惟爾於其間有形纔一粟雖微無奈衆惟小難防毒嘗聞高郵間猛虎死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古讎不復水鄉自宜爾可怪窮邊俗晨食下幃幬盛暑泥駒犢我來守窮山地氣尤卑溽官閒懶所便惟睡宜偏足難堪爾類多枕席厭緑撲薫簷苦烟燼燎壁疲照燭荒城繁草樹旱氣飛炎熇羲和驅日車當午不轉轂清風得夕涼如赦脫囚梏

掃庭露青天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忽見此迫促翻
翻伺昏黑稍稍出壁屋墳窟來若翳聚隊|||叢身
疑陷圍聒耳如遭哭猛攘欲張拳暗中甚飛鏃手足不
自救其能營背腹盤瘡勞扇拂立寐僵僵僕端能窮百
計還坐瞑雙目於吾誠不較在爾誠為酷誰能推物理
無乃乖人欲騶虞鳳凰麟千載不一觸思之不可見惡
者無由逐歐陽公憎蚊

豈堪數

穎陽照窮巷暑退涼風生夫子卧環堵振衣步前楹愁烟起四鄰鳥
雀喧空庭餘景藹欲昏衆蚊復薨薨羣飛|||但厭
聲營營抱琴不暇撫揮麈無由停散帙復歸卧詠言聊
寫情覆栽無巨細善惡皆生成朽木出衆蠹腐草為飛
螢書魚長陰溼醯雞由鬱蒸豕鬣固多蝨牛閑常聚虻
元氣或抑鬱播之為孽腥畢臭乃其類清虛非所經華
堂敞高楝綺疏乃藻扃金釭瑩椒壁玉壺食夜氷終朝
事薰祓豈敢近簷甍富貴非苟得抱節居茅衛陰墻百
蟲衆下但衆機盈何嘗曲肱樂但若聚雷聲江南美山

水水木正秋明自古佳麗國能助詩人
情喧䦨不可久片席何時征梅聖俞

許巢睫 向晚化汙積羣

飛來戶庭蜒蟆丨丨丨琥珀為留形夜色偏容蔽
雷音亦感聽猶矜負山力血食也霑腥梅都官

猶撲

面 江城落木已窮秋病客初寒欲襲衆暗室飛
蚊丨丨丨不知天上火西流張文潛秋蚊

蟆子嗜肌膚 蟆子微於蚋朝繁夜則無毫端生羽翼針
喙丨丨丨暗毒應難免羸形日漸枯將身

遠相就不
敢恨非辜

通鼻息 有口深堪異趨時詐可量誰令丨丨
丨何故辨馨香沉水來滄海崇蘭泛

露光那能枉焚爇忿
衆我微茫並元稹

浮塵子有毒無聲 可嘆浮塵子纖埃喻此微寧論隔紗
幌並解透綿衣丨丨能成痏丨丨不

見飛病餘雙眼暗何
計辨雰霏並元稹

暗齧潛飛 但覺皮膚憯安知瑣細
來因風吹薄霧向日誤

輕埃||堪銷骨||||有禍胎能無防備處留待雪霜摧前人

蜘蛛

格物總論

蜘蛛大腹深灰色多於空中作圓網然亦數種在地布網者名土蜘蛛絡冪草上者名草蜘蛛長踦者名蠨蛸小而長脚者名蟢子能於空中作懸網狀如魚罾者亦名蝃蝥然有赤斑者有五色者有大身上有刺毛者有薄小者惟在屋西面有網身長尻大腹内有蒼黄膿者為真其大者身徑數寸而踦長數倍其網羅竹柏盡死

事類

蟢母 長踦河内人謂之||着人衣當有親客至詩疏

絡婦 有赤班者名|新婦本草

陶隱居注 **鼅作網** 湯出見羅者湯下車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今人學結

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世紀

蛛布網

晋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遊乎大澤之中蜘｜｜｜曳繩執象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駟而觀之顧其臣咎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猶没其智布其網曳其繩執象而食之況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供方寸之御是曽不知蜘蛛之智孰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符子

蜘蛛集

樊噲問陸賈曰古帝王人君皆云受命於天皆有瑞應豈然乎賈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而百事喜小故猶徵大亦宜然故目瞤則呪之鵲噪而餧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非天命何以得之西京雜記

蜘蛛隱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嘆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人之網羅也豈可淹歲於是挂冠

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之｜金樓子

害物命

王守一自稱終南山人布衣貴藥於洛陽市嘗携一拄杖每見蛛網必以杖毀裂盡淨而後已或問之曰天地之間飛走之屬捕逐搏挐固非一物均為是口腹以養性命獨蜘蛛結網張羅設機巧以｜｜吾是以惡之勝非錄

中蜂毒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罥於蛛網蛛搏之為蜂所螫墜地俄頃蛛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則愈筆談

羅隱秋蟲賦

秋蟲蜘蛛也身罝羅網間實腹亦羅網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以賦之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吁

李德裕喜徵論

陸賈稱蟢子垂而百事喜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嘗思之蓋以人具圓方之形稟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

景如火忽有歘然感氣發於圓丘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烟煴溫煦有哀變也如秋氣肅然寂寞沉痺雖不能自覩其鑒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蟢子垂於簷楹之間室有明燭膏燼必垂於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張文潛

蜘蛛賦　魚遊假淵鳥棲求木而我所宅獨取諸腹巢于墻屋人不予取朝蠅暮蚊食人所惡彼殘物所養而無益於世雖名人兮斯蟲是愧

詩集

長蹄　蜘蛛天下足巴蜀就中多縫隙容｜｜虛空織橫羅縈纏傷竹栢吞噬及蟲蛾為送佳人喜珠櫳無柰何元稹

喜絲　稚子憐圓網佳人呪｜｜那知緣暗隙忽復囓柔肌毒膝攻猶易焚心療恐遲看看長袄緒和扇欲漣洏前人

爾絲專孽　春蚕吐出絲濟世功不絕蜘蛛吐出絲飛蟲成聚血蚕絲

何專利｜｜何｜｜映日張網羅遮天亦何別儻居要地門害物可堪説網成雖福已網敗還禍爾小人與君子利害一

汝絲為網 萬類皆有性各各稟天和蚕身與汝身汝身何大網身不為己汝身不為他蚕絲為衣裳｜｜｜｜網幾無功害物日已多百蟲雖切恨其將奈爾何孟郊諷

反顧 如此蘇極

爾蟲笑 誰謂網謀身一網斯民患寒冽爾為裳與襦斯民患裸赤爾使曳且婁餘事及網木自庇一縷無彼蛛豈無絲結網緣庭除朝昏伺羣飛所得充膏腴｜｜｜｜｜容容乃良圖如何為民害不自安其軀屈平於國智晁錯於身愚石顯以佞寵望之

妨礙 以讒誅須知磊落人死耳不為蛛張芸叟蚕蛛行

小蟲飛 靜看簷蛛結網低無端｜｜｜｜蜻蜓倒挂蜂兒窘催喚山童為解圍范至能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九十四